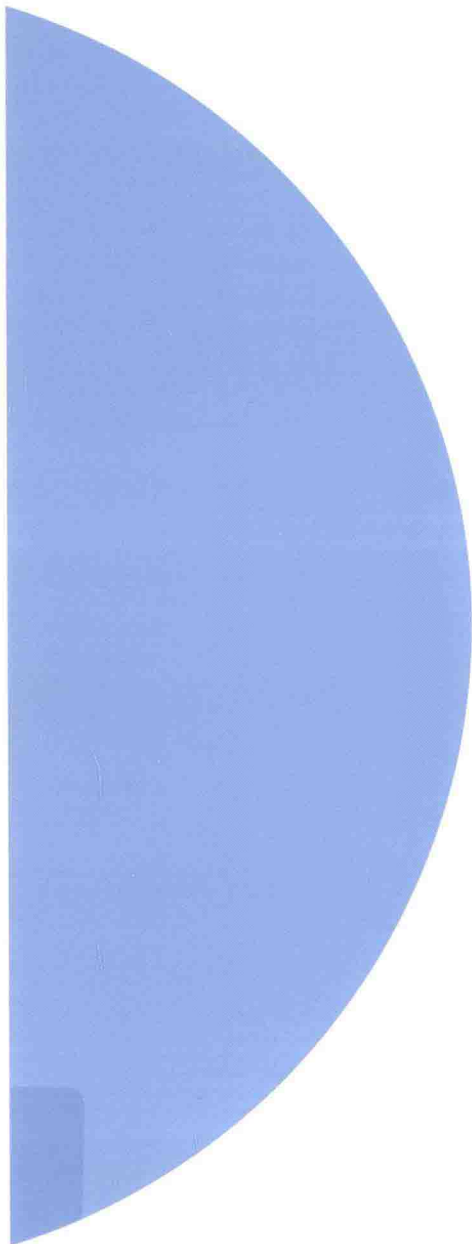


建筑·设计·艺术丛书 Architecture Design Art Series

17世纪初至现当代

禹航 著

法国建筑观念与形式演变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设计·艺术丛书 Architecture Design Art Series

17 世纪初至现当代
法国建筑观念与形式演变

禹航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7世纪初至现当代法国建筑观念与形式演变 / 禹航 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3
(建筑·设计·艺术丛书)
ISBN 978-7-112-17816-2

I. ①1… II. ①禹… III. ①建筑史—法国—现代 IV. ①TU-09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5086号

责任编辑: 徐冉 黄翊
责任校对: 姜小莲 张颖

建筑·设计·艺术丛书

17世纪初至现当代法国建筑观念与形式演变
禹航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1/2 字数: 382千字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ISBN 978-7-112-17816-2

(2704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计、艺术、建筑之间，变成了彼此独立的三个分支。似乎在建筑和艺术之间很难产生关联的同时，设计和艺术之间又似乎有所区分。往往我们在讨论这样问题的时候，会说：哦，这个设计是艺术性的设计，这个建筑是艺术性的建筑。那么，如果试问，非艺术性的建筑又是怎样？非艺术性的设计又是如何？艺术和设计、艺术和建筑之间，难道，一定存在这样大的差别吗？细想一下，之所以会将建筑、设计和艺术之间如此地割裂看待，恰恰源于我们的教育本身，即所谓建筑、设计、艺术学科之间的划分以及各学科内部所进行的再次细分已经很难将建筑、设计和艺术进行统合地去理解。在我看来，所有的建筑、设计、艺术均为人类创造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人的思考及思想所呈现出的不同状态。换言之，如果将人作为一切人造物的终极归宿点，并将建筑、设计、艺术视为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那么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考的前提下，我们将建筑、设计和艺术重新摆放到同一个平台上来进行整体的思考，力图搭建一个整体和综合性的平台。而这也正是我们创设这套“建筑、设计、艺术丛书”（Architecture Design Art Series，以下简称“ADA丛书”）的目的。ADA丛书是建筑、设计、艺术的理论丛书，丛书名是由建筑、设计、艺术的英文Architecture、Design、Art的第一个大写字母所组成。这套丛书大多由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所撰写。希望未来的青年学者和设计师不再让学科间有如此清晰的割裂，并能用一种综合的视角去思考和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如果ADA丛书为青年学者开辟了一块理论园地，并由此为未来一代打破学科之间壁垒提供一种示范效应，那么这套丛书也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2016年8月1日 于ADA研究中心

阅读说明

本书正文的撰写基于对17世纪初至现当代法国建筑形式与观念发展变迁的连续观测，观测的结果包括了330位建筑师的生平及1个设计小组的聚散，这部分信息将被包含在正文之后的附录中，按照每个独立个案的诞生年份排序并编号。这些编号可以帮助读者在阅读中将正文里出现的个案直接和附录联系起来进而了解该个案的生平情况。相信这样的对照会有好处，毕竟正文中出现的个案只是观测年表中的一部分，在整个时间轴上围绕独立个案的其他建筑师之生平情况也能通过这样的对照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年代背景。正文中首次出现的被观测个案其生卒年信息及附录编号会在中文译名之后的括号内表示。正文中若某位历史人物首次出现时，其后括号内出现了西文译名，那就意味着该人物的资料尚未被观测收录——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确是本书中的遗憾。

示例 1: “……1514年出生的建筑师 费力贝·德·洛姆 (001) 生逢法国崛起的大时代。1533年德·洛姆被派往罗马学习建筑学艺术，这趟游学得到了时任法国红衣主教的资助。……”

例中建筑师生平资料已收录，附录编号001，具体页码可于p196页编号目录查询。

示例 2: “……尽管这一工程是和柏林的普鲁士建筑师 乔治·温瑟斯劳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1699 - 1753) 合作，但作为外国专家的……”

例中建筑师生平资料暂未收录，可参照西文名进行扩展搜索。

前言

模型与世界

1

1687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上发表了他著名的物理学经典理论——万有引力定律。这个简明的数学公式在17世纪末的欧洲学界制造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正如广泛流传的那样，牛顿谦卑地将这一巨大发现形容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结果，可实际上在此之前，欧洲人乃至全人类都没能在基础理论方面达到牛顿这样系统化的数学性高度。定律具备超强的解释能力：在低速的宏观宇宙中大量运动形式匹配了牛顿运动定律的预测结果。时至今日，这则公式依然在地球上广泛流传。

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在其优美的形式和普适的解释能力之下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定律本身存在一些难以说清的问题。引力缺乏传导介质而直接在对象物之间施加影响这种类似“气功”或者“超能力”的力学作用在科学观念上并不扎实，这个缺陷使定律无法解释引力“成因”这一问题而让牛顿感到不满。除此以外，万有引力定律应用于天体物理学，在测算水星运行时所得到的数据与实际观测结果有着一些微妙的差别，这意味着定律数学内部存在着和真实宇宙的差别。

一个有强大解释力的定律同时也存在它所不能解释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比较普遍。牛顿的巨大发现并非是对真实世界的完美解释，更准确地说，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是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描述模型。以当时的数学发展程度来讲，在17世纪末牛顿所提供的这则公式实际上是当时人类所能拥有的最佳结果。

时间流转到1916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发表狭义相对论11年之后终于为引力提供了新的方程，它将牛顿定律包含在狭义相对论之中所得到

的广义相对论直接指向了爱因斯坦的时空曲率方程。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它将引力的成因归结为时空的卷曲，而其数学运算上的进步则保证了预测结果的精确——广义相对论成功解释了水星轨道近日点的进动现象。广义相对论弥补了牛顿定律的不足，还将人类对已知宇宙的预测能力扩展到了光速范围之内。新老模型的更迭推动了人类认识水平的进步，将基础理论研究带入全新的时代。

2

这段建筑之外的历史很好地阐释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模式。在针对我们无法触及的事物时，人们习惯通过归纳和梳理为这个一言难尽的事物提供一个架构或者模型，一个具有系统总结能力和语言判断能力的抽象概念。这种观念模型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其深远随着人类对世界理解的加深而缩短。在现在看来，早些时候的学者所提出的描述模型令人费解。

比如地心说，这一观念在欧洲曾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世人。尽管当时的人们不断在天文观测中发现与地心模型预测结果相违背的数据，他们却选择用更为复杂的限定条件进一步完善地心模型——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带来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理论。人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源自于思维上的惯性，另一方面也出于对托勒密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一众先哲的尊重和崇敬。随着欧洲文明的演进，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已经和天主教世界观融合同化，地心说在宗教人士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领土，将人类所居住的星球置于宇宙中心的说法为上帝对宇宙支配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个蒙昧并且狂妄的学说在困扰人类数百年后，终于在1543年迎来了它注定要遭受的致命一击。一个来自天主教系统内部的学者在当年出版了一本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著作《天体运行论》。这位名为哥白尼的教士出生于1473年，他在中年时基本已经形成了日心说的理论。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小心翼翼的哥白尼直到弥留之际才决定出版这本著作。

哥白尼的作为无疑为后辈们提供了楷模，或者说16世纪的世界动态正在酝酿着一批和哥白尼一般的伟人——这种对于经典提出挑战和质疑的精神将会是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主旋律。伴随着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欧洲世界在文艺复兴之后进入了另一个文明阶段。我们这次的历史旅

程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当时的欧洲，以民族为基础的独立主权国家正在形成。一方面，她们脱离了悠久的罗马架构，形成了独具一方的割据力量；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的衰落削弱了神权在欧洲的话语力量，无法抑制地方俗权在远离圣域的土地上发展壮大。世界的结构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概念是建立在罗马帝国之强盛的基础上的。在罗马帝国鼎盛时，她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帝国内完整统一的核心根基。单看这种穷兵黩武的维持办法，帝国的长治想必便难长久。实际上，古罗马的历史充满了因为各类问题引发的地区战斗，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行省的经济矛盾都会牵动帝国部队的大规模行动。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所颁布的米兰敕令，正式宣布了基督教在罗马境内的合法宗教地位。这一敕令的颁布颇有被动意味，其压力来自于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境内的广泛传播。基督教，其教义中的一部分内容很适合让经常处于战乱中的罗马人们内心感到安稳，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君士坦丁大帝的敕令也是出于维护帝国统一的目的。这一举动非常成功，敕令颁布11年之后，他再次稳定了帝国全境并成为了最高统治者。此役过后，基督教正式进入了欧洲文化中心。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时期之后，380年，基督教正式成为了罗马国教，直到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后的这一个半世纪，其教义一定是和罗马帝国的精神发生了相当大程度的融合。它的合法化是帝国统一的手段之一，它也承袭了帝国千年以来的大一统观念。也就是说在罗马帝国的末年，她和基督教之间发生了一次潜移默化的传承。这就解释了在帝国覆灭之后罗马何以能够继续通过宗教在欧洲行使话语权。

16世纪的欧洲已经时过境迁。罗马帝国和他所向披靡的方阵军团早已作古，宗教改革春风遍地吹。之前的世界观已经无法解释当时社会的情况，同样也无法对欧洲的走向作出准确的预测。旧世界思维的失效要求欧洲人在观念上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同时对现有的世界架构进行调整。这样的动作意味着动荡。我们很难想象有关各方面会在这个时刻保持冷静：新形成的独立主权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一统野心，也发展出了与之匹配的武装力量；如火如荼展开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在天主教旧势力和新教派之间培养着冲突的决心。

这种带着摩擦的动态终于在17世纪初演变成一场史称“三十年战争”

的军事冲突。这场战斗由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基本覆盖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小范围地区）的内战发起，最终牵扯到了欧洲境内的有关利益各方。由于参与方面基本涵盖了西欧所有地区，这次战斗也被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是一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型战争。对战双方分别倚仗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势力结合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以及邻国法国的力量，坚定地推进宗教改革的进程——他们也得到了其他“哥特”国家如英国和荷兰的支持；另一方面，以神圣罗马帝国信仰天主教的正宗皇帝为首，配合着和对天主教信仰怀着狂热心情的西班牙人，二者一起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捍卫着自己自古以来的统治地位。战争自1615年起展开，1645年瑞典军队和法国军队取得关键性胜利，强弱局势已经分明。3年后，两国联军再次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结束了这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全面战争。

借由这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瑞典获得了在西欧范围内更大的话语权，法国则直接成为了是时的欧洲霸主。相比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在劳民伤财的战争中损耗了太多之前通过海上贸易积累的财富，而德意志更是直接进入了分裂阶段。站在新教势力方面的法国和瑞典是冲突的受益者，而天主教势力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这场看似先进的战争好像也是有着进步的结果。细想之下绝非如此，重要获利者法国的参战动机并不是十分单纯。

在投入战争之前，法国人对于宗教改革的态度是踌躇甚至保守的。从16世纪中期开始，法国内部甚至发生了新教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1572年在巴黎发生的圣巴特洛缪大屠杀便是这一时期法国内部对于新教态度的真实写照。这场针对巴黎新教徒进行残害的惨剧持续了三天，达到了惨绝人寰的程度。一段曲折过后，1598年新上台的亨利四世颁布了南特敕令，给予法国境内新教徒合法的身份。这位曾经是胡格诺派首领的新教徒为了获得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在1593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法国国内再次陷入动乱。新上台的路易十三这时才9岁，朝务主要是由枢机主教黎塞留掌握。枢机主教，也就是俗称的红衣主教，是天主教行政系统中的要职，在当时全欧洲教权系统中只有70个名额，他们享有教宗选举权。1610年起参与政务工作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实际上就是决定让法国参与1615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的决策人。更直接地说，法国对于新教派的战略支援决策实际上是由一个天主教高层人士决定的。

有关政治的决定通常不会那么真挚，无论黎塞留是否出于信仰考量，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的神勇表现奠定了该国在此后近两百年时间里的霸主地位。这一个绝对地位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优先权是保证之后法国得以发展壮大基础。

至此，欧洲格局的变更和调整告一段落。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欧洲的话语中心由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移动至巴黎，天主教国家法国在这次大动态中占尽了先机。宏观地看去，宗教改革是这次变革的核心动力之一。尽管很多人将这场改革归结为罗马教廷的罄竹难书，但我依然认为纯粹的罪恶无法作为人类世界前进的动力。换句话说，真正对于天主教世界观产生致命影响的还是以哥白尼、伽利略为首的时代先锋们以自我牺牲唤醒的科学观念。他们释放了被天主教束缚的亚里士多德，将古代雅典的态度重新带回欧洲。从这个角度看，法国人笛卡儿尽管一生颠沛，作为那个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人士之一，表征着法国对于时代召唤的积极响应。

科学观念的重生唤醒了人们内心中对于改革的愿望。实现这个愿望则需要具体的实际力量。在三十年战争中，军事实力就是改革愿望的物化表象。正如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民族所经历的情况一样，军事实力所仰仗的就是真金白银。根据历史记载，在12世纪开始，法国通过香巴尼地区（巴黎附近）的陆上贸易集会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财富。这些钱帮助法国人在当时建造了大量的哥特教堂，也改善了法国当时的国内经济状况。按照法国自己历史学家的表述，这一时期的香巴尼地区甚至成为了欧洲贸易的中心。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金融业的崛起使欧洲经济中心依然保持在地中海沿岸，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冲散了陆上贸易的积极性。这些情况影响了香巴尼地区的贸易地位，让法国或多或少地吃了一些亏（毫无疑问也坚定了法国改革的决心）。但是经济的发展动态还在，法国国力依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待到17世纪初，这直接变为了决定成败的军事实力。

先进观念和决胜实力，任何变革的成功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17世纪的法国二者兼备。单独看宗教改革时期，她参战的决心不单纯，变革的态度相对保守，其之所以能够通过三十年战争成功将欧洲中心引入巴黎似乎是因为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这一观点似乎顺理成章。但若是没有其此前百年的卓绝努力，抑或是没能感受到大时代观念的召唤，法国都无法成就这等的巨大动态。此后两百年法国的欧洲霸主地位实至名归。

走上欧洲权力中心的法国此时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文化和艺术高点，建筑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宫廷的重视。文艺复兴建筑系统就是在这时开始在法国全面展开并根植于法国文化的沃土中，这是我们将在第二章中描述的内容。在此要提前解释的是，这次架构变更仍然是十分保守的，它基本上和中国历史上多数的农民革命意义相当。科学观念在此时尚在萌芽，尽管撼动了天主教体系，却没有酝酿出新的方法论。法国所引入的文艺复兴体系基本沿袭意大利手法主义建筑思路就是这种方法论缺失的直接表现。相比之下，随着科学观念的推进和各方力量的重新整合，欧洲分别在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历的两次类似的变革具有更加进步的效应——它们无疑受到了17世纪初宗教改革批判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督促着法国人完善他们的世界观，进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能多少还并不坚决，而世纪之交的现代运动则带来前无古人的巨大效应。这两次变革对于法国建筑的影响也将在之后的正文中加以描述。

3

以上所述的时代背景让我们能够对于17世纪开始法国建筑发展的社会基础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如之前所言，此后欧洲的社会结构调整也将会对法国国内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些内容会在此后章节中对应部分进行简要侧写。现在，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到法国建筑发展变迁的本身。

从17世纪开始的法国建筑变迁现在看来意义重大。从世界建筑发展全景来说，这一时期的法国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出于建立文化中心的目的，法国全盘接纳了来自上一个世界中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建筑，良好地继承了旧世界的财富。在20世纪初的现代运动中巴黎又再一次发挥了领袖作用，通过柯布西耶和他同辈人们共同的努力，法国建筑再一次对全世界的建筑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在今天，认真地了解这段历史中法国建筑的发展变化对于探究现代建筑本源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作为这400年时间长河的开端，文艺复兴建筑代表着旧时代的理想。她是欧洲的千年之梦，我们仍必须仰望这些宝贵的财产。这一理想模型应用于诸多欧洲城市，形成了统一并且秩序井然的建筑群像。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学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进行风格化和考古性的研究，这足以见其魅力和影响。而作为尾声，现代主义建筑的出现对于世界建筑的影

响更是有目共睹。柯布西耶通过其作品和著作振臂高呼，配合着同时期法国建筑师们的实践和创作，让建筑新形象深入人心并且在全球各地生根发芽。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建筑和文艺复兴建筑一样，都是时代的大梦。

这一头一尾两个端点的分量实在是太重，让不少人忽略了中间的流程。这400余年的时间里，现代主义建筑如何从旧世界中脱颖——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法国建筑的发展变迁，这些问题都被研究者们有意或者无意间地轻视了。在不少历史课程中，这一时间段的发展没有被包含在讲义中——毕竟无论文艺复兴建筑或者现代主义建筑都可以提供足够的考点。在涉猎这一时期历史的专业领域历史书籍中，建筑的发展用一些风格的名称加以划分和梳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后期的手法主义风格开始，经由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希腊复兴风格、哥特复兴风格后，衔接至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以及之后法国的新艺术运动，最终达到现代主义建筑。这是一个精简版的历史模型。

历史和宇宙一样抽象。宇宙和我们同时间，在空间尺度上让我们无法触及。历史上的事物就出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却在时间上和我们隔绝。二者都是我们无法完全触及的事物。正如万有引力模型和相对论模型一样，对于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解读也可以被理解成人们心中模型化的观念。法国建筑发展的这400年时间，由于头尾两处意义重大，中段便被缩水成了以上所介绍的风格化模型。同物理学模型一样，一个历史描述模型的优劣取决于它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这个精简版的过程模型在解释力方面便已经有了一些漏洞。

作为对一段历史的简化说明，之前所提到的一系列风格定义是其在时间轴方向上的分隔——将400年的时间抽象成若干个阶段的确是一个方便记忆的办法。这种便利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为各个阶段风格提供明确的定义。这真的很困难。在简化模型前端的手法主义、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实际上都是文艺复兴建筑体系的延伸，彼此间的变化微妙，很难用三个精确的定义加以区别。事实上，这种为某个建筑风格提供精确定义的办法还是粗鄙的。比如我们定义一个“应用了丰富自由曲线并且具有夸张表达”的建筑采用的是洛可可风格的话，那么由美国建筑师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进入了候选名单——只要放松对于材料的限定。同样的，哥特复兴建筑和原哥特建筑之间的区别，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古罗马建筑之间的异同，在这个模型之下都是需要进行定义

的。坚持这个模型将会让局面变得很像是古人对于地心说模型不断进行无意义修正的过程。

各阶段定义的缺乏让简化模型缺乏深度，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阶段间的时间节点是模糊的。这很好理解，我们很难定义风格，其彼此间的更迭年代也就无从谈起。随着之后正文部分的展开，我们将看到在大革命后法国内部多元化的混乱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希腊复兴、哥特复兴建筑基本同时展开，此前的文艺复兴建筑体系依然存在，由其内部发展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也仍然有着大批从众。换句话说，单一时间轴的分段模型无法描述这400年时间中所出现的同时现象。

时间轴松散，阶段定义模糊，都不是简化模型的致命缺陷。这两个问题背后所掩盖的核心问题才是这个模型无法信赖的根源，它也严重影响了这个模型的预言能力——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法国人在这400年间不断改变自己所信赖的建筑风格。动机解释的困难来自于两个方面，定义和节点的缺失是不言自明的原因，另外原因则来自于这个模型历史观层面。

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物质影响社会观念，建筑作为社会观念的物化表达，其形式的变革往往反映的是社会物质和观念的变更。简化模型将这400年时间的描述建立在“风格”这一浮夸的事物之上，实际上是将建筑变迁架空于实存世界发展变化之上，独立形成了一段飘渺的历史。这种浮躁是简化模型无法解释形式变迁动机的根源，也是它基本不具备预言能力的本质原因。这个模型无法说明法国之所以要全盘继承意大利文艺复兴体系的原因，也没办法阐明哥特建筑从被压制到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这一过程其背后的转变，更无法解释现代主义运动核心的观念。这个模型中所提及的诸多风格更像是服饰美容杂志中的新一季着装配搭指南，虚华并且转瞬即逝——这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建筑语言体系都是不公正的。

以上三个方面的纰漏让我们无法依赖这个简化模型了解这段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和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发展过程被蒙上了一层迷雾。鉴于对量变过程的尊重，也鉴于对历史学习的严谨，我们迫切需要对这段历史的梗概进行了解，得到至少是一个在解释力和预言性能上都说得通的解释。否则，我们认识中的文艺复兴建筑便是半个千禧前的旅游纪念产品，而现代主义建筑也只能飘在半空中供人瞻仰。

为了使这个愿望能够得以成形，我们得尽可能地“穿越”回到那充满戏剧性的400年中，对这段时间中的建筑从业者们进行相对连贯的观测。

这种连贯十分有必要，它有效地避免了风格化解读所带来的那些问题。毫无疑问，对一段历史进行连续的观测完全杜绝了简化模型带来的定义和节点的缺失。更进一步说，连贯观测尽量对每一个建筑从业者平等对待，填补了风格之间的留白。过往研究注重简化模型中那些与某些特定风格联系紧密的关键个案，这些英雄式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实践和著作成为了人们追捧和深入研究的对象——类似的密集关注往往是过度解读的开端。任何一个历史活动都会仰仗关键历史人物在其间发挥的指导作用，而作为运动主体的广大参与者之行为也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简化模型将连续的时间斩断成节，并为每个独立段落寻找对应“英雄”的做法忽略了广泛运动的群众基础，历史人物之间的承传转接在这些留白中被忽略和抹煞。这种遗憾必须要通过连贯的历史观测来弥补，我们须对关键人物保持稳妥和适度的热情，也更需要挖掘大时代中普通参与者的点滴工作。

对尽量多的参与者进行历史观测是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它会带给我们海量的信息。对于信息的甄选和处理就成为了工作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在研究开始之前，我制定这样的策略：在对每一位参与这段历史中的建筑从业者进行生平资料搜集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其受教育经历、设计实践经历、著作出版经历、学术组织经历和社会活动经历这五个方面。设计实践经历和著作出版经历是相对更重要的内容，它们记录了该参与者一生中参与设计建造的建筑作品以及作为作者或者译者所进行的出版工作，是建筑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参与者的受教育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梳理400年间法国建筑从业者之间的师承关系，了解前后两代人之间的吸纳和传承，从创作者本身去理解和体会建筑的变迁。和直接的师徒关系一样，学术组织也会对其有着共同目标的成员产生观念上的影响。作为记录和描述一段建筑变迁过程的研究，囊括以上四方面资料能够对建筑这件事物本身有一个笼统的了解，却无法和实存世界本身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的联系。对于建筑从业者们个人社会活动经历的关注可以有效地将每一个目标案例粘连到世界发展的主轴上，进而让整个研究与法国乃至全欧洲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

在此我必须要说，这种“连贯”也并不是绝对的。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对之进行的筛选需要摒弃诸多内容——这其中不乏一些能让某位从业者显得更有血肉的趣闻，但面对烟海般的信息我只能忍痛舍弃。另外，无论如何辩解甚至鼓吹，通过对前人遗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依然是

这次历史观测的基本办法，这就意味着之前研究者的好恶会在这次观测中有所反映。一些关键参与者的资料丰硕、信息全面；相对平凡的参与者之信息则寥寥无几；毫无疑问，更加朴实的参与者已经完全被历史遗忘了，他们对于这期间法国建筑的发展变迁施加了什么影响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就如同我们无法尽数了解当下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必须容忍历史与我们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在我面对那些几乎被历史遗忘的个案时，这个借口安慰了我。

4

这次连贯的历史观测记录了330位法国建筑从业者的生平资料，这部分资料将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本书正文的后面。这些个案分为两个部分，前306位建筑师其生平覆盖了17世纪初至现代时期的法国建筑发展变迁，之后的24位则多在后现代至今的时代里活跃。在进行论述时，我很难把这三百余位法国前人的信息尽述——流水账无疑是乏味的，各位读者可以凭兴致浏览附录部分以加深了解。

306位建筑师的个案综汇，使得研究时段内法国建筑发展和变迁的梗概渐渐浮现，一个新的历史模型得以成形。这个新模型从时间上大概可以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初的现代运动为主要节点，区别了隐性二元时期、多元时期和新时代三个不同的阶段，以文艺复兴建筑体系、哥特建筑体系、外来建筑语汇体系、铸铁应用、新艺术建筑以及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变迁为内部脉络，通过法国建筑实践输出作为外部侧写，以306位从业者中的大约50位作为主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将以11个事件团的形式分章节进行论述描写。最后24位建筑师之资料作为扩展，简要呈现了现代主义运动之后法国建筑的发展情况。后现代时期建筑发展内容庞杂，选此法国24位建筑师之资料形成架构，或多或少能够从现代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反视其本质。第十三章中，这部分内容将得到描述。作为提携，本书的第一章将以宏观综述的形式对整个观测阶段进行描写和论述，方便各位读者能够在深入展开之前对这段历史得到结构性的了解。

这次研究始于2010年底，本是我硕士研究生的课业。306位法国前辈的资料搜集工作在2012年底完成，资料信息源自法国文化部官方网站、法国国家艺术史研究院（INHA）、法国建筑及遗产博物馆官方网站

(CiteChailot)、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Gallica) 以及维基百科。朋友们戏称我的工作为“法兰西300勇士”，2013年夏，正是这三百余位法国勇士帮助我完成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论文。之后24位建筑师资料之搜集本非初衷。学生自幼疏懒，若非家师反复嘱咐，恐就由他们去了。今日成书，勉强算是旷日持久。在此，首先要感谢家师王老师的鞭策，正是他不断的叮咛和指正才使我的工作得以妥善完成。另外，我想我也必须要向作为论文校外审查老师的黄居正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他的鼓励和肯定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并非徒然，这真让我不胜惶恐。我现在不满三十岁，以这个年纪，也是拼尽全力才能对这许多年的历史进行描述。虽如此，文中恐必是有欠妥不足，万望各位读者海涵。

目录

丛书序

阅读说明

前言 模型与世界

1	第一章	宏观综述
9	第二章	引入时期的系统建立
21	第三章	稳定时期的补充和发展
31	第四章	革命前夕：布雷
47	第五章	革命前夕：勒杜
63	第六章	革命前夕：群像
75	第七章	革命后的文艺复兴系统
93	第八章	法国文艺复兴建筑的实践输出
103	第九章	哥特建筑的回归
121	第十章	机械时代的繁荣
129	第十一章	多元化高点
147	第十二章	新世界的新形象
173	第十三章	后现代气候下的法国建筑
195	附录：	历史观测年表
338		主要资料来源
339		主要插图来源
342		主要参考文献